



爱到失去了自己
失去了一切
这样的爱
会幸福吗？

我想要的 只是你

欲しいのは、あなただけ

〔日〕小手鞠琉衣 著
高培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想要的 只是你

欲しいのは、あなただけ

〔日〕 小手鞠琉衣 著

高培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8970

HOSHIINOWA ANATADAKE

© RUI KODEMARI 200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想要的只是你/(日)小手鞠琉衣著;高培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625-1

I. ①我… II. ①小…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9704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选题策划:雅众文化

文学统筹:季洁丽

封面设计:瀚 愔

我想要的只是你

〔日〕小手鞠琉衣 著

高培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88 千字 开本:880×1240 毫米 1/32 印张:4.75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978-7-02-009625-1

定价:22.00 元

第一章

每当想起很久以前喜欢过的人，我总会心生怜爱之情，就好像想起了自己的弟弟似的。因为当年喜欢他们的时候，他们虽然都比我年长，却比现在的我年轻。在我的心里，他们一直停留在当年，永远不会变老。

十九岁的时候，我迷上的是一个阳刚气十足的男人，他叫远藤元太。

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叫他“远藤先生”，过了不久，我就改叫他“阿元”。当时我在紫丁香咖啡馆打工当服务员，这个阳刚男人是那里的常客。

紫丁香咖啡馆入口的自动门和玻璃窗全是朝着大街的，客人沿着大街朝店里走来的样子，从咖啡馆里就能看得一清

二楚。阳刚男人踱着悠闲的方步越走越近时，身后大都跟着一两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就像是他带着的随从。每次看到这个阳刚男人向店里走来的样子，我都会忍不住偷偷地暗自发笑，总觉得他像一只熊。

阳刚男人一进店就会径直走到吧台旁坐下，然后首先对我说：

“噢，小鸥，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阳刚男人的嗓门很粗，他一开口，店里的空气就像裂开了似的，那声音能传很远。

我就像是一个打足气的皮球被人拍了一下，立刻从吧台里面中气十足地回答：

“谢谢您！还行，凑合吧。”

坐在紫丁香吧台座上的客人大多是冲着跟桃子搭讪来的。桃子是紫丁香老板娘鹤田夫人的妹妹，鹤田夫妇除了有特别的事才会来一趟，平时几乎不露面，店里的一切都由桃子和我们几个打工的来操持。

阳刚男人好像对桃子毫无兴趣，就是桃子亲热地跟他打招呼，他也会照样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阳刚男人会朝我反扣在吧台角上的书膘一眼，问我：

“读什么书呢？你的功课？”

在紫丁香咖啡馆里打工，当没有客人的时候，老板是允许我们看书的。

“不是功课，这是我喜欢的女作家的……”

我刚要把书拿起来给他看，阳刚男人急忙朝我摆摆手，一副避犹不及的样子说道：

“我可不是吹牛，书这种东西，除了小学课本以外，我都没正儿八经念过。每页纸上密密麻麻的那些字，光是看一眼都会头疼。报纸也是，除了赛马报，其余免谈。”

听他说这种话时，我总觉得他是故意在我面前装成一个粗鲁的人，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一想到这，我就会觉得阳刚男人可爱极了，同时会感到自己身体里面“咯噔”一声，像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猛地跳了起来。

尽管还没跟他亲近到那种份上，可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心里已经非常确信，假如是这个人的话，哪怕他夺走我最珍贵的东西，哪怕他对我肆无忌惮地百般蹂躏，我也决不会生气吧。不，说白了，其实我是想被他蹂躏，想让这个童心未泯、野性十足的男人亲手摆弄我，作践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彻底摧毁掉。当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着这种女人的愿望时，其实我跟他认识的时间还并算不长。

“给我来杯冰咖啡。……把冰加得满满的，那样才够爽。”

不管是早晨、白天，还是晚上，阳刚男人要的都是冰

咖啡。

然后他总像是很着急似地冲着我唠叨起来：

“小鸥啊，你不想好好上大学啦？怎么现在这时候到店里来打工？今天没有课吗？”

“没课。”

阳刚男人厚厚的嘴唇紧凑着玻璃杯，一口气把冰咖啡喝完，又接着说道：

“撒谎！你是从早上开始就逃学过来干活的吧。你爹妈相信你，才放你离开乡下来上学，要是知道你像现在这样，不知会多伤心呢。我说你挣那么多钱，到底想干什么呀？”

尽管挨了他一通训斥，我心里倒也没觉得怎么不舒服。

“远藤先生，还是瞧瞧自己吧，您不也是整天都在工作吗？好像大学还得再念一年您才能毕业吧？”

阳刚男人比我大三岁，那时候还是个大學生，可是他根本不去上学，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一家叫作“竹富商店”的公司里打工。他的工作就是把挂衣料的竹衣架运到展览会去，布置各种和服、腰带的展销会。他有时会在去展览会场路上拐到紫丁香来趟，有时会跟同事们一起来吃午饭，有的时候会在下班以后一个人来坐坐。

“所有的学分我在前三年就拿全了。”

阳刚男人回答我这句话时颇为得意，还说就等着明年毕业时竹富商店来聘用自己当正式职工呢。他说自己早就跟竹

富商店的老板谈妥了，当上正式职工以后，就能从公司借一辆卡车归自己专用。

阳刚男人将要毕业的那个大学，不是我正在念的学校。他那个大学的名字，我在来京都之前连听都没听说过。

有一次，我问他：

“远藤先生，您那所大学在京都的什么地方啊？”

阳刚男人诡谲地笑着答道：

“在天涯海角那儿。”

“天涯海角”是阳刚男人的口头禅。阳刚男人生在“天涯海角”，家在“天涯海角”，邀我去开车兜风的时候，带我去旅馆开房间的时候，他也说是去“天涯海角”，就是后来他扯掉我的衣服，两手从我身后膀子底下伸到前头，又把我的脖子紧紧扼住的时候，嘴里也还是说：“小鸥啊，咱们这就一块到天涯海角去吧。”

那一天，阳刚男人到店里来的时候已经是天色微暗的黄昏时分了。

桃子正巧到附近的商店街去买东西，留下看店的就我一个人。整个店堂只有两个坐在车厢座里埋头看漫画的大学生，我也乐得待在吧台里读我的袖珍本小说。

就在这时候，阳刚男人一个人到店里来了。

“哎呀，饿死了！小鸥，给我来一大盘炒面，再来杯冰咖啡。”

“冰得加满是吧？”

“嗯，当然啦。”

像往常一样，刚在吧台边上坐下来，阳刚男人就划根火柴点着了烟。他猛吸一口，随后将一缕白烟与一声长长的叹息一起吐了出来，对我说道：

“今天可把我折腾惨了。客人本来心里就不痛快，加上两个打零工的小老弟旷工没来，结果客人的气就全撒我头上来了。”

阳刚男人不管我正忙着做那一大盘炒面，自顾自地冲着我的后背大谈特谈起他那天工作有多够呛来了。他说得眉飞色舞，口气颇为得意，我也不时回头看一眼，随口附和他两句。

“到了明年，我好歹也大学毕业，能算得上是个学士了嘛。堂堂学士做这种苦力，让你笑话了吧？”

“远藤先生，您学的是哪个专业来着？”

“经济？不对，好像是经营吧？哈哈，我忘了。小鸥，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法学系的法律专业。”

“嚯？这么说你将来就是女法学士啰。当个检察官，律师，那可是锄强扶弱的正义化身啊。今天这盘炒面可是堂堂

法学士给我炒的，闻着香味都斯斯文文得与众不同。好！我就不客气地受用啦。”

阳刚男人一把将我递过去的炒面盘子拉到跟前，伸出关节粗大的手指抓起一次性竹筷，“啪”地使劲掰开。

刹那间，我的眼睛直愣愣地盯住那手指不动了。也许总有一天，那十个手指会触摸我的身体，会毫不客气地伸向我身上的每个角落。我低下头，一边用锥子凿冰，一边暗暗想道，那一天不会太远的。就在这时，阳刚男人又开口了：

“喂，小鸥，你是在想什么不正经的事吧？”

“没有啊。”

“撒谎！你就是骗还能骗得过我？瞧你那张脸，明明是在想歪门邪道的事嘛。你老实说，在想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默默地把刚调好的冰咖啡轻轻放在吧台上。虽然觉得自己这张脸已经板得够厉害的了，可说不定在阳刚男人眼里，还是会看得出我心里挺高兴的吧。

阳刚男人一边吃炒面，一边看着我，炯炯有神的双眼在闪闪发光。

“小鸥啊，你是有男朋友的吧？”

“没有。”

“你瞧，又睁着眼说瞎话了吧？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大学里那帮财大气粗的富家子弟，久经沙场的泡妞老手，怎么可能白白放过你？早就有主了吧？得啦，你还是老实交

代吧。”

“要是真有的话倒好了。”

“你真没有这个啊？”

阳刚男人竖起右手的大拇指，伸到我的眼前。

“不是跟你说了没有吗？”

“那么，就跟我交个朋友也挺不错的嘛。小鸥，你爬过比睿山吗？没爬过吧？我带你去爬，一起去看看比睿山的夜景。今天晚上怎么样？不是有句谚语叫‘为善宜速’吗？”

“还有一句谚语叫‘欲速则不达’呢。”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最讨厌咬文嚼字了。算了算了，女人要是咬文嚼字就没劲了，强词夺理的女人才不讨人喜欢呢。你说清楚点，去？还是不去？”

“那就请你告诉我，讨人喜欢的女人这种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阳刚男人一听高兴地笑了：

“告诉你吧，讨人喜欢的女人这时候会回答：啾呀呀——。”

“那我也说……啾呀呀——。”

“真的？！‘啾呀呀——’在我们京都话里就是‘Yes’的意思，知道吗？是‘好吧’的意思。行！那就这么定了。回头我再到这儿来接你。你们店几点钟关门？”

我们就这样第一次说好了两个人约会的时间。碰头地点

就在咖啡馆附近的街上，时间是晚上十点十五分。因为紫丁香的关门时间是九点半，等我打扫完店堂，帮着桃子整理好发票结完账，到能够离开咖啡馆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

那天晚上，我离开店以后，沿着大街往北走了几步路，边走边找一辆停在路边上的车子，那车子应该忽亮忽灭地闪着临时停车灯。

车子很快就找到了。

那是一辆双人座的黄色跑车。我对于车型从不感兴趣，但也能一眼看得出来，那辆旧跑车早就过时了。

我猫着身子刚坐到副驾驶座上，阳刚男人就解释道：

“对不起，车子很脏，你担待点啊。这家伙的部件已经有不少毛病了，要是开得太快，命都会搭进去。”

“你是说搭这车的人会死掉？”

听我这么一问，阳刚男人笑了起来：

“是啊，哈哈！害怕吗？小鸥？”

他发动车子，开始说起自己以前经历过的汽车故障，说着说着，还不时把胸口压在方向盘上，做出当时的样子来。

他说有一次遇到红灯的时候，发动机忽然熄火了，等信号转换成绿灯的瞬间，他又被后面的车子追了尾。还有一次因为一个车头灯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下来，他被警察拦下了车

子，待警察问完话放他走，他发动马达时，却没想到怎么发动不起来，原来是汽油用完了。

阳刚男人像机关枪一样不停地说着，那话语像机枪子弹一样打遍我的身体，他的声音随之渗透到我的全身，听上去真是沁人心脾。

“车开太快的话，方向盘就会不停地抖动。要是一直在高速公路上开，手都会发麻。可是话说回来，多亏它这么不停地抖动，开车的时候才不会睡着。”

“修不好了吗？”

“都破成这样了，再怎么修也是浪费钱。这就跟人老得快要死的时候一样，花再大的价钱注射营养剂也是白搭。”

阳刚男人言语中的点点滴滴让人感到他对这辆旧跑车是多么珍视，这辆车对于他来说又是多么不可替代。

跟阳刚男人开始交往后，当听到他戏谑、揶揄那辆黄色跑车的时候，当看到他捶捶车身、踢踢车轮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噢，在他来说，这就是爱，这就是他爱的方式。

他邀我去比睿山开车兜风的那个晚上，黄色跑车没有爬上比睿山顶，而是开到一个叫做“深泥池”的池子边，就突然停了下来。

深泥池在京都城的北边，不算是有名的观光场所，但在京都居民中知名度却很高。那池子深不见底，有许多关于它

的鬼怪传说，让人听得毛骨悚然。譬如有个传说，说的是以前尽管有不止一个人开车冲出道路掉进池里，却没有一辆车子被找到打捞上来过。死于事故的冤魂都聚集在池里，池边的弯道之所以事故多发，就是因为那里的冤魂们伸出手来将车子向池里拖的缘故。还有人说池子里长着的水草，其实都是死人的头发。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隔着车窗望着深不见底的深泥池。那池水看上去比夜色更浓更黑，水面上漂浮着几座小岛，远望上去就像是几个正襟危坐的僧侣。

阳刚男人说道：

“小鸥，你看到那些岛了吧，到了半夜十二点，那些岛都会滋滋溜溜地动起来的。”

“瞎说！”

“才不是瞎说呢。要不我们在这儿待到十二点，看看它到底动不动？”

阳刚男人像是要吓唬我，故意压低嗓门说道：

“这样吧，咱们可以从车上下去，一块到池边上去看看，试试胆量？”

“不要，我才不要去呢。”

“怎么啦？害怕了？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要是你真的不敢去，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啦。去了说不定就回不来了，你一个人在这儿待着行吗？”

“不行。我害怕。”

当时，面对着夜幕深处那张着大口深不知底的池子，我虽然露出一副害怕的样子，但我感到自己其实是害怕别的东西。

我害怕的是自由。那天晚上，我是自由的，我能够将自己的身体轻而易举地奉献出来，自由地献到阳刚男人的那种男人特有的欲望面前。现在，我可以跟阳刚男人干任何事，可以让阳刚男人对我做任何事，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束缚我的身体和心灵了。既然可以跟阳刚男人干任何事，可以让阳刚男人对我做任何事，这就意味着，自由这样东西本身要比那深不知底的池子可怕得多。它既让人感到可怕，又让人感到甜蜜。这种甜蜜的恐惧震颤着我的心，我就像一只蛹一般，僵硬地蜷缩在副驾驶座上，等待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阳刚男人从驾驶座伸手搭在我的肩头，开始用手指触摸我的头发，触摸我的脸颊，触摸我的耳朵。

“再靠近点儿。”

阳刚男人说着把脸庞凑了过来，用他温暖的嘴唇探求我没有设置底线的自由。

我把自己的嘴唇贴上了他的嘴唇。我真想逃脱自由，这自由使我恐惧得无所适从，我恨不得给它贴上厚厚的封条，所以我不顾一切地贴着他的嘴唇，这样贴得越紧，身体中的自由就会分解、渗出、剥落得越多，然后又慢慢会生出另

一种激情来。

“小鸥，跟男人做这种事，你不是第一次了吧？”

两个人的嘴唇刚分开，阳刚男人冷不丁问道。

“是第一次。”

我嘶哑着声音，老实地回答道。

“撒谎。女人如果是第一次被人吻的话，才不会像你这样高兴呢。”

阳刚男人的这句话瞬间贯透了我的全身，他的双唇再次紧紧堵住了我的嘴。池子对面闪烁的车灯正向我们靠近，我们只顾贪婪地亲吻着，直到那车子马上就要从我们这辆黄色跑车旁边开过时才依依不舍地把嘴唇分开。

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这是不需要约定的。

我每天晚上打工下班离开咖啡馆，只要沿着大街往北走，去找那辆停在差不多地方的黄色跑车就行了。在找到夜幕中等着我的黄色跑车的那个瞬间，我总会高兴得心跳不已。

一看到那辆车，我就会径直向它跑去。有的时候会脚下一绊差点跌倒；有的时候车子停在马路对面，只能斜穿过马路到对面去；有的时候一心急着过马路，还会险些被驶过的汽车撞到。

阳刚男人大都是在车里抽着烟等我。

“远藤先生，让您久等了。”

有时打着招呼想要钻进跑车时，会因为我高兴得昏了头，结果反而搞得自己狼狈不堪。

“来了啊。”

阳刚男人从嘴上取下抽到一半的香烟，火都不按灭就随手扔到车窗外头去了。他猛地发动车子，照例问道：

“肚子饿吗？”

“不饿。”

“好啊，那咱们就直接去吧。”

我也总是照例问他：

“今天去哪儿啊？”

“不告诉你。”

“告诉我嘛。”

“不是早定下来了吗？天涯海角啊。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待着就行了。”

这就是我待的地方——黄色跑车的副驾驶座。那里时常滚满了卡式磁带的盒子，成条香烟皱巴巴的大纸盒，空果汁罐……空间小得几乎脚都插不进去。可是对我来说，倒是觉得地方越小越舒坦，就是再小一点儿也行，只要有他在我身边，哪怕把我关进再小的地方，我也一点儿不会在乎。我一边看着阳刚男人默默地开车，一边这么如痴如醉地想着，独自品味着心中的甜蜜，幸福得都快窒息了。